

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
政治部宣傳部編



將軍的星期天

JIANGJUN DE XINGQITIAN

前綫文艺丛书

将 軍 的 星 期 天

南京軍区政治部宣傳部編

內容介紹

这本丛书内共有小小說 9 篇、散文 4 篇。这些作品多半由自战士的手笔，都具有故事新颖、文笔朴实、优美的特点。从这些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亲密的官兵关系；看到干部下放在部队中所起的影响和其伟大的意义；从这些作品里我們也可以看見亲切的军民关系；可以看見战士們的劳动热情以及建設祖國、保卫祖國的决心。这是一本以具体事例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。

前线文艺丛书

將軍的星期天

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編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 2 1/3 字数 42,000

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前 言

这本书內共有小說 9 篇，散文 4 篇，是从迎接国庆十周年开展写作活动以来，所收到的应征稿中选出的。它虽不是部队創作的最精品，也說不上是佳作，只是部队生活的一鱗一爪的反映。但从这里，可以看到我們的部队，也在随着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之势，飞奔前进。

这些作品，多半出自战士的手笔，都具有故事新穎、文笔朴实、优美的特点；从時間上来看，大部分是近一年的事，从选材范围看，反映部队內部的居多，也有一些是反映支援人民公社和复員軍人大办鋼鐵工业的。从这些作品里，我們可以看見亲密的官兵关系：干部爱战士，战士爱干部，如同手足，甚于一家人；可以看見，一个普通战士，为了能够超期服役，怎样想尽办法，以显示自己符合留队条件；也可以看見，在战士的手下，成片成堆的稻谷收回了公社，見到別人要酬謝时，怎样想办法予以謝絕；可以看到一座座高炉，怎样在战士的手里平地立起，鉄水奔流、鋼花飞溅；……。讀过之后，对于这些有着全新面貌、高尚风格的人，不能不令人起敬、使人感动。

近一年来，随着各方面的大跃进和部队文化程度的提高，涌现出大批业余作者，他们用小小说的形式，及时地反映沸腾的生活和到处涌现的新人新事。由于小小说短而精，易于反映现实，易于掌握，战士们都喜欢它。在战士的笔下，小小说已具有更大的生命力，随着部队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，它必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途。

近来，我们收到的小小说，数量比前增多，反映的面，也有所扩大，但与丰富多采的现实比起来，还大有逊色，这有待于大家努力，争取小小说的更大丰收。

編 者 1959.3.

目 录

前言

小小說

- 將軍的星期天 胡居成(1)
- 接崗 毛文戎(5)
- 大发老汉 徐士进(9)
- 探亲 陆志高(19)
- 鉄拐李 陈 彪(25)
- 飯堂里 陆 卉(29)
- 杀猪 金元君(31)
- 在將軍家里作客 李 盛 鳴 远(35)
- 小班长 张文彩(40)

散文

- 白手起家 张 俊(46)
- 記和县复員軍人集体办鉄厂
- 我和班长 邱紹富(58)
- 老蕭教我学文化 张运环(64)
- 在当兵的日子里 鍾发宗(71)

將軍的星期天

中士班長 胡居成

“鈴鈴鈴……”床頭的小鬧鐘吵了起來。

將軍象聽見緊急集合哨似的一骨碌從床上爬起，順手打開空氣電池燈的開關，鬧鐘的短針已指在“3”字上。

將軍穿上才脫下不久的一套戰士服裝，走出宿舍，向著窗戶里亮著燈火的四連炊事房走去。當他路過體育場的時候，在月光下佇立著的單雙杠、木馬……又吸引了他，將軍的手癢癢了。一個月的士兵生活使他和它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做了一會兒引體向上和曲臂上伸，將軍出了一身大汗，感到很舒適。他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，一邊解著鈕扣，一邊向炊事房走去。可是，當他走到炊事房門口的时候，突然站住了，兩手迅速地把剛才解開的鈕扣又全部扣了起來。他想起了一个戰士晉見上級時，軍容應該整齊的。

正在淘米的四連炊事房的小班長趙來坤，聽到房門發出輕輕的聲音，抬頭一看，哎喲，將軍把手舉在帽檐上

向他敬礼呢！接着又伸过手来向小班长问早，小班长的脸不由得红了起来，想和将军握手，一看满手是水，正想抽回来，将军却一把握住说：“好哇！才分开几天连手都不愿给我握啦！”说着，朗朗地笑了起来。

将军帮助小班长淘好米，下进锅，摸刀又去切菜。小班长捧着因病住院的刘二胖的工作服，走来说：“政委同志，请穿上，不然……”，“同志会写大字报，是不是？”小班长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将军穿上白色的工作服，戴上没檐的圆顶小帽，除了脸上现出饱经风霜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外，和那个外号叫刘二胖的炊事员没有分别了。

早饭开始了。将军和小班长抬着一桶香喷喷的米饭走进饭堂。新战士邵玉宏跳进来拍着正在弯腰放桶的将



軍的肩頭說：“劉二胖，啥時出院的？今天舍得穿上工作服了，再不穿，我就把大字報貼到你床頭上啦！”將軍一轉臉，邵玉宏不由得一楞，舌頭一伸，拔腿想溜，那里還來得及。將軍拉住他一只胳膊說：“小鬼，你的鬥爭性很強。”邵玉宏的小臉蛋潮地紅得象關公一樣，頭一低，嘴里喃喃地說：“老同志你……你不是走了嗎？”他又仰起臉來，看着將軍的顏面，嘴唇微微地有些顫動，一對大眼睛亮晶晶的，顯得那樣天真愉快。

將軍抱住這個可愛的小戰友，不由得想起，在當兵一個月，離開連隊的時候，這個小戰友拉住他的胳膊說：“老同志，你走了……我比將軍離開爹娘時還難過……”將軍把頭一抬，提高嗓門：“嗨！小鬼，腿是長在我身上的，走了就不能再回來！”

這時，勞動歸來的戰士們進來了。大家一見走了沒幾天的將軍又回來了！就囊的一聲圍了攏來，把將軍包得里外三層，握手，問好，擁抱……最後，大伙竟把將軍抬了起來。

今天的三頓飯，同志們吃得特別香甜。當將軍和炊事員們，戰士們，連首長們告別的時候，恬靜蔚藍的天空已經布滿了忽閃忽閃的星星，枯草上披了白色的寒霜，踏上去沙沙作響。將軍覺得心里異常的舒適和開朗，走着走着，不由自主的哼起他年輕時代最歡喜唱的那首歌曲：

走上前去啊！

曙光在前，同志們奮鬥；

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。……

四連離軍部不遠也不近，可今晚走走就到了。將軍進了宿舍，扭開空氣電池燈，在下周星期天的日曆上，寫下“去煉鐵廠”四個周正的鋼筆字之後，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“馬、恩、列、斯論共產主義社會”，看來，將軍現在又在從事另一方面的勞動了。

接 崗

毛 文 戎

午夜，正在六班当兵的軍长姚健中将猛地醒来，他急忙把手表凑近眼睛。“嗯！刚刚两点，离上崗还有半个小时，总算沒有睡过時間！”將軍滿意地穿上衣服，跳下床来，用手遮住电筒的灯头，借着从指縫中透出的几綫微光，輕輕地挨个給班里同志們压了压被角，然后从床上取下枪枝，走出宿舍，迎着呼呼的海风，向班里小王所在的崗位，大步走去。

將軍已二十多年沒这样上过崗了，因此，当今天重新穿上士兵服，背着冲锋枪，走向海防前綫的一个普通哨位，来捍卫祖国，想起和战友們南征北战时，心里覺得十分兴奋和激动，走着走着，竟不自觉地哼起紅軍时期的歌曲来。

“真的越活越年青了。”听着自己的歌声，將軍自嘲地笑了。

“口令！”深夜里，小王的声音显得特別宏亮。

將軍回答了口令，走近小王，双手按着他的肩头亲切

地說：“小伙子！一定很睏了吧！快回去休息去！”將軍知道小王今天灘頭演習時，給排長當通訊員，緊張的奔跑了一天，一定很疲勞的了，何況年青人瞌睡時要比老头子多一些。他記得他自己才當紅軍的時候，也是小王現在的年紀，那時候每天打仗，真睡不夠啊！有次行軍打瞌睡，失腳滾到山溝里，腿也摔壞了，害得班里大个子老張背了自己好多天。

“不！老姚同志！還是你回去休息吧！”小王固執地說：“這班崗讓我代你站了吧！”

一聽小王這種執拗的語氣，將軍明白小伙子又要把自己當老头子來照顧了，這件事下班當兵以來，幾乎每天碰到好幾次，特別是這個小王同志，將軍簡直把他沒辦法。小伙子又聰明又活潑，專會想出別人想不到的“點子”。前天連隊準備出發到人民公社修水渠時，將軍好不容易搶到一把洋鎬，他怕又要被別人搶去，就在洋鎬上拴了麻繩，斜背在身上，可是剛要出發，洋鎬忽然跑到了小王手里，將軍仔細一看，原來小伙子在背後拿了個小刀，偷偷的把將軍背洋鎬的麻繩剪斷了。今天中午，將軍趁大家吃午飯沒回來，剛剛收拾了班里同志們前天換下來的衣服跑到河邊，忽然有誰從背後捂住自己的眼睛，另外一些小伙子嘻嘻哈哈地把還沒有洗的衣裳搶了個精光，將軍扭頭一看，正是小王在背後俏皮地吐著舌頭，弄得他

又气又好笑。现在看来一場辯論又要开始了，將軍决心要把小王說服。于是看着小王說：

“小王，咱們講講道理吧！你說为什么只許你站崗，不許我站崗？說清了，我回去，說不清，你回去！”

“道理很简单！”小王連忙接过去說：“因为我是年青人！你是老头子！”

小王簡單而又干脆的語言，几乎把將軍逗笑了。不过將軍並沒有笑，他抓住小王的話柄說：

“好！你看不起老头子，看我明天給你貼大字報！听我說：这班崗我是非站不可了！第一：你已經很疲劳了，明天还要参加訓練；第二：別看我是老头，老头子站崗說不定更有經驗；第三：你說我們当兵为了什么？对！为了鍛炼，連崗都不許站，还鍛炼什么？好了！那你赶快回去休息！”將軍連劝帶拉的总算把小王送离了崗位。

海边的天气变化真快，小王走后不久，天上突然落起雨来，雨点越来越大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海面上指示礁石的紅色信号灯，在海上浮动。將軍把枪枝夹到腋下，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为枪枝遮住雨水，这时班长拿着两件雨衣向崗位走来了。

“老姚同志！小王呢？”班长睜大眼睛企图从將軍身边看到小玉的身影。

“小王？他不是早已回去了！”

“沒有，床上沒有他？”班長惊奇起來。

“床上沒有！”將軍焦急的說：“趕快回去找找，是不是在回去路上出了什麼問題！”

“班長不要找了，我在這裡！”小王忽然從附近一個岩石背後閃了出來。

“小王！”“小王！”將軍、班長同時叫了起來，“你怎麼還在這裡！”

“我……我是怕老姚一個人在這裡不方便！”小王象作了什麼錯事一樣，結結巴巴地回答。

“噯呀！你这同志！我也是這麼高一個人，手里拿着這麼好的槍，有什麼不方便的！”將軍象是感動，象是責備地把雨衣披上了小王濕漉漉的肩頭。一種無比喜悅的感情浮上心頭：我們新的一代成長的多快多好啊！

雨下得更大了！風刮得更緊了！海浪歡騰的在追逐，大地熱烈的喧騰起來，自然界象在為這人間最美好的感情，編織着雄壯的交響樂……。

大发老汉

徐士进

我从营里汇报战备情况回来，通訊員告訴我大发老汉来找过我两三次了，我說：“又是他想参加民兵的事吧？胡子都白了，只剩下一只眼睛，还想参加民兵！”

小郭說：“我問过他了，他說他才不参加呢！——气势凶凶的，好象和誰吵嘴了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昨天还要我到民訓队去跟他說情，今天怎么又說不参加了呢？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回来了。”

通訊員刚刚走出門去，民訓队炊事員阿庚嫂气呼呼地向連部跑来，人沒到，声音先到了：“指导員在家嗎？”

我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就說：“大嫂子进来坐吧！我在这里。”

“大发在民訓队吵架，都要鬧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！”阿庚嫂面色有些紧张，双手湿淋淋的，上面粘着几粒白米。一看就明白她是丢下手头的工作，跑来叫我的。这使我感到事情鬧得很凶。我連帽子也沒来得及戴，随着阿庚嫂直奔民訓队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屋里空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阿庚嫂看看堆在屋角的一堆教练手榴弹只剩下几个了，就说：“唔！他们出操去了。”

我正要往回走时，忽然听到楼上有人说话；侧耳一听，正是大发老汉。阿庚嫂面色一沉，略带忧惧地压低嗓子说：“老头子还在！”

老头子的声音并不高，不象是吵架，这使我的心情轻松了一大半。我向楼上走去，故意放慢步子，要听听老头子究竟说些什么。走上楼梯，老头子那忽然变得沙哑的声音就听得清清楚楚了：“同志！你说气人吧？不让我参加就算了，还要说什么独只眼就是不要。不提独只眼到也罢，一提起独只眼，不让我参加，不发给我枪，我就要气炸了肺。同志，你刚来，不知道我这只眼是怎样瞎了的——这里五连的同志全知道。那是三年前的事，我们的解放军刚解放了一江山岛，有一天傍晚，成天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的大新岛国民党军队，象一群耗子似的探头探脑四处找水缸、水瓮，说是美国顾问的指示，要在山洞里安水缸，预备好水，以免打起仗来没处找。我想美国小子点子真不少，想得满周到，我们这里本来就缺水，平时吃点水就象吃油那么难，打起仗来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后，连晚饭也顾不得吃，连忙将自己门口的那只大水缸——现在还在我家门口——藏进一个空坟包中去。

“当我回到家时，一个国民党連长带着两个熊兵已在屋里等着我，他們好象知道我把水缸藏起来了，逼我拿出来。我怎么能肯呢？它是我的救命宝。七、八月里缺水的时候，我孤老汉全靠它装的水过活。我对他們說水缸早被别的部队拿去了。那个傢伙脸色一变，‘哼！’他从鼻子里噴出一口气来，瞪着眼睛走到我的面前，伸出那爆着青筋的象鸡爪一样的手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胡子，使劲向下一拉，又突然猛力向上一拽，我一下子感到脸皮裂开了似的痛，头上象压着一座山，連方向也分不清了。他一放手，我的脚象踏在半空中，咕冬一声跌倒地上。这傢伙心真狠哪！我刚一跌倒，他就又一把抓住我的胡子，象提水桶似的从地上拽起来，說：‘刚才是单料，現在来个双料的。’他咬咬牙，用力把我的胡子向上拽，直到我的脚跟不着地，只靠掂叉着的脚尖勉强支持住身体。

“他問我：‘老头子，这一下你可愿意拿出水缸了吧？’我喉嚨里咕冬咕冬的，只想臭罵他一頓，可是連气也喘不过来，我心里想：水缸怎么能給你們这些畜牲呢？拼了老命吧！心里一热，提起拳头，朝他胸脯上猛一击。这家伙真是個白吃飯的，竟被我一拳头打到門外去了，他們沒料到我这个老头子会来这一手，三个人都吓了一跳。那家伙恼羞成怒，頓時杀气騰騰地掏出枪来瞄准我的脑袋就是一格，子弹从这只眼进去，耳朵后出来。当时大概他們